

民主新论

[美] 乔·萨托利著

冯克利 阎克文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新论/(美)萨托利(Sartori,G.)著;冯克利,阎克文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2

ISBN 7-5060-0304-X

I. 民…

II. ①萨… ②冯… ③阎…

III. 民主-理论研究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268 号

民主新论

MINZHU XINLUN

[美]乔·萨托利著 冯克利 阎克文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2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375

字数:478 千字 印数:6,501—11,500 册

ISBN 7-5060-0304-X/D·70 定价:29.00 元

(内部发行)

第二版译者说明

萨托利的这本《民主新论》，最早读到它是在 1988 年岁末。当时正值国内一些学者开始谈论“新权威主义”之际，在知识同权力之间，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开启了一个理性的对话而非对抗的过程，而若从“公车上书”算起，这两者的断裂已持续了百年之久。失去理性和价值支持的权力给我们带来的不幸，我想是无须多说的。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读到萨托利极力张扬的“纵向民主”和“精英主义”，与之颇多若合符节者，自然也就生出很多伊塞亚·柏林所谓的“现实感”，它迫使你在肯定民主价值理念的同时，又要时刻盯住我们的现实，从批评与建设并重的角度，去思考宪政制度本土化的可能，对我们的政治传统、既有结构的张力和“可操作性”给予更多的关注。

然而，知识和权力的初步和解再次表明是短命的。及至转过年后不久，突然风云变幻，理论思维旋即被街头政治所取代。事件过后，我自然更深切地意识到，这本书在酣畅淋漓的论辩魅力之外，对于变动社会中的我们，还有着它另一层更重要的含义。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也像哈耶克一样，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尤其是在既乏民主作业的传统，又无契约化市场制度（我们若遵循苏格兰政治哲学的传统，把法律也理解成契约之一种，则

译者说明

市场制度的政治含义是显然的)的政治社会里,具有持续可行性而非单靠热情激发的民主理念,实在是十分不易得到落实。因此对于我们而言,细致的理论建设,以及悉心培养实践的智慧与耐心,就显得尤其重要。当我将翻译该书的愿望向东方出版社的陆世澄先生提出后,很快便得到通知,他们打算接受这部译稿。于是约请好友阎克文先生,花了一年多时间将其译出,在责任编辑王德树先生的支持下,使其终于得在1993年6月面世。

这个中译本的第二版,补上了原来删去的第15章,借此机会,我也对第一版中的个别译名以及一些疏漏和错误作了订正。第一版为节省篇幅,将原著中的大部分注释略去未译,尤其遗憾的是割舍了不少解释性注解(共有七八万字),照现在大力提倡建立“学术规范”的风气,也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此次再版,将这些注解也一并译出(其中第9—14章仍约请阎克文先生译出,我作了校订),并按原书体例移至各章之后,原书征引的文献,除译出了作者和题目(其中标有“*”的是就我所知已有汉译本者,可供读者参考)外,原文及版本事项一仍其旧。学术文献之上品,除了其阐明的观点立场外,通过它的注释,不仅可了解作者学有所本的严肃态度,对于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发挥重要的“目录学功效”,其价值自不待言。此外我将原书的主题索引也作了翻译,按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以方便读者检索。

冯克利谨识

1998年除夕

译者说明

西方社会在战后曾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和高速发展的时期。但在 60 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渐露破绽,学生运动相继兴起,在知识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则有在价值信仰上对后工业社会文化采取“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普遍心态。这使整个西方社会再度陷入经济滞胀、权威丧失和“道德破产”的境地,政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健全有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 70 年代以来,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继大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重新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一部分有影响的学者又拾起了主要是源自 17、18 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重建合法性。在政治学领域,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操刀入室,力求超越过度技术化的经济学,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眼光论证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价值。沿着这一路线,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经验理论的长足进展为满足,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统治(自由取向)而不是由谁统治(民主取向)这类价值规范的问题上。这同早期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如边沁、康德、洛克以及美国联邦党人倾向于开明专制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从达尔的多头统治、亨廷顿的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皆可找到这一思潮的烙印。不过一般而言,由于几十年对可操作性的强调所形成的压倒优势,西方政治学领域对价

译者说明

值问题的认可仍只是处于复兴初期而已。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于1987年出版了他的两卷本《民主新论》。他自称花费10年心血撰成此书,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他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该书一问世,立即得到了西方广泛的赞誉。达尔认为,“它在未来几十年里将一直保持清新与活力”;另一位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别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

萨托利,1924年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56至1976年任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转至美国史坦福大学任政治学教授,1979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史维茨讲座教授。萨托利一方面深受欧洲政治学着重于历史解释这一传统的熏染,另一方面又长于英美的概念分析技巧。其主要著作有:《民主论》(1962)、《政党与政党制度》(1976)、《社会科学概念的系统分析》(1984)、《政治学要义》(1987)等。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一书被认为是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

就其政治倾向来说,萨托利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坚持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待民主。他认为,西方民主在当代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重要者莫过于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因此他把本书称作一次“清理房间的工作”,其重点则放在对“民主理想的管理”问题上。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分析古代民主和近代民主的区别,一是分析自由主义民主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区别。为此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独裁、权威、权威主义、极权主义等等术语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是人对人的统治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和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

译者说明

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能否亲自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从而防止民主走向自己的反面:多数专制。因此,没有政治自由的民主,并非程度较低的民主,那根本就不是民主。

对武器的批判要以对武器的了解为前提。本书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广征博引了大量有关民主问题的文献,因此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西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且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一般状况。但是应当指出,作者在坚持自身立场的同时,却把西方的价值标准视为超文化的标准,并以此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价,从根本上否定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对政体取得合法性方式有着十分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民主就像作者对多元社会的赞颂一样,从来就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也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作者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整齐划一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民主整齐划一为真正的民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相信读者能够加以批判分析。我们译出此书,仅供国内学者研究参考。

本书作者为确切表述一些概念的词源学意义,在行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盖因其含义在英语中无法表达,自然汉语就更难给出完全对应的译名了。我们在翻译时力求使其接近原义,个别情况则根据上下文语境稍作变通,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翻译由冯克利执笔序言至第8章及第15、16章,阎克文执笔9—14章。由于水平所限,加之许多现代西方政治学术语尚无较为一致或尽如人意的译法,译文难免有简陋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厘正。

1992年3月4日

序 言

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

——阿 兰

大约 25 年前，我出过一本论述民主的书，它的美国译本的书名是《民主论》。这本书很走运，至今仍在一些国家印行。那么我为何再写一本论述同一主题的书呢？有关民主的理论建设已使它大为改观了吗？具体地说，其间已经出现了“新的”民主理论吗？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有相当多的学者有过这类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却为一次旧地重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为了考察目前的民主理论同 50 年代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本书大量吸收了先前那本书的内容，不过吸收的部分已几乎全部重写。为什么？我想，一个人作出变化，是对另一些变化的反应，譬如我这里就要说到的那些变化。

首先，政治学词汇已出现了普遍的变化。学者们随兴所致地设计他们的概念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发展又由于那种认为语言的含义可以随意规定的勇敢的新思想而取得了正当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便都有资格享受一种新的自由，可以随意规定语言的意义。这一勇敢的新思想显然没有对硬科学产生什么影响，但对软知识领域，尤其是政治理论词汇，却产生了重大的破坏效果。在这里

序言

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事实上，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以及许多其他关键术语，对于相当多的公众来说，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我们还能进行可以理解的交流吗？我们还能够传播和积累知识吗？我当然希望能，但无所事事是不行的。

另一个有关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到 50 年代之前，大量的文献论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却都在理所当然地谈论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个十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经济制度。在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时，作为政治制度的单纯的民主，无论还能否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言机会（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接受它是要附带一些固有的重要前提的。这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即最近得到普遍同意的说法：“民主意识形态”不仅是民主价值信仰的设计者，而且是其理论的设计者。当然，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性的、无恶意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但即使这样，承认“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却决不是在对无关紧要的后果作出无关痛痒的让步。

第三种变化涉及另一个方面。当“崇拜否定”在 60 年代中期盛行于教育机构时，行为主义革命也赢得了胜利。结果民主理论大大地变成了经验理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但时机不好，因为经验的民主论抵挡不住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遍布各地的后代神采飞扬的哲学理论建树。也就是说，经验理论不是，并且也没打算成为辩论的理论。于是，对民主的辩论越热烈——受到挑剔、争论和检验——民主经验理论就越是无话可说。十年得势的不是行为主义者，而是校园革命。因此我们主要是得到了一个在建构上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辩论性的理论。

当我们好不容易熬到 80 年代，问题就成了：主流的民主理论

还存在吗？我想是不存在了。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解体是由十年否定和随后的十年技术化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继60年代那些失之简单、热情投入而又怒不可遏的文献之后，是长于卖弄技巧的复杂的文献。大量的这类文献对60年代的否定者干脆视而不见，而且同样忽视了这些否定之前的一切。它全都从头做起。囚犯的两难困境、投票行为的刁滑、最大正义、集体行为的规律、公共利益论——这一切（而且不止这一切）都在证明了令人兴奋的新创造力。这也适用于政治哲学的复兴。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后面的原初状态，诺齐克的自然状态，阿克曼的中立假说，这些以及其他的“思想试验”，毫无疑问都是创新性的突破。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文献并没有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成熟的民主理论。如果说各种揭露已使民主理论陷入一片混乱，最近的丰富则只想着单一问题，因此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处在出色的孤立状态中的出色碎片。但是我相信，如果民主理论的主流已不复存在，这恰恰是在要求我们去重建这一主流。

这要把各种要素收拢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它们整理得当。因此，尽管本书篇幅不小，它却只讨论这些要素并对它们进行“清理”，所以大体上可以把它称为一部论述**主流基础**的著作。这项任务似乎不提情绪，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制度，我们必须有点理由，并给出这些理由，也因为除非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理解这制度，这制度便无法存活。我感到，“理解的公民”正在减少，我认为这不止是因为他已找不到主流的支持（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而且还由于另一种动机。

在对民主的诸多描述中，我们今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法是，民主“受讨论的统治”。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申，便意味着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讨论。这倒是件好事，除非讨论虽然增多，正确的讨论事实上在减少。这种结果不足为怪，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它。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结论只能是，我们越是有“讨论的需要”，就越是必须去讨论如何讨论。因此我广泛

序言

讨论了有关民主的讨论。这使得本书首先像是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这恰好也是我对“理论”的理解。不管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没有好的论证就没有名副其实的理论，而好的论证又是来自合乎逻辑的讨论方式。

这本《民主新论》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目录已恰当地说明了题目和组织方式，这样问题便在于它分为两部分的原因。第一部分主要讨论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问题。第二部分则主要讨论自古希腊便开始讨论的那些论题。两部分在基本思路上也各有不同。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当代的争论”，到底在争论什么？又是什么使它成为当代的呢？我的理解是，今天我们突出地面对着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古典民主论不曾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理想制度和现实加以区分。除了其他原因外，这是因为直到40年代还不存在规范的民主论同经验的民主论的划分，而今天我们都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十分敏感。大体上说，规范理论所适用和阐述的是民主的理想与价值，不管它的规定是否得当，它必定导致对民主的某种规定性定义。相反，经验的民主论适用于事实，并且是从事实概括而来：民主怎样实际运作，现实世界中民主的真实状况是什么。因此经验理论导致对民主的描述性定义。至此一切还都不错。就拿我来说吧，我就十分强调民主的规定性（规范性）定义同描述性（经验性）定义的不同。但这只是分析中容易的一面，而没有触及困难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民主特性的那些“事实”，确切地说是通过理想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对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制度进行严格观察的人，老实说是在观察由价值铸成的事实。

于是关键的问题便成了：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我们比前人更多地见证了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见证了不但失败，而且走火自伤的理想。我们仍须应付——姑且不说解决——理想的转化这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用反馈方式把理想同事实、**应然**与**实然**联系起来。这也

正是第一卷的思路和重心所在。对此我的立场是，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我们无休止地讨论什么，都可以在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完美论者和务实论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争论模式中得到改造。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利的线索，它不仅有助于组织浩如烟海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渐渐掌握“管理紧张”的能力，从而推动民主的发展。

第二卷的标题是“古典问题”。如题所示，这里的思路更带有历史性，重心从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转向**试错过程**。自古希腊人最早构想并实践城邦民主以来，人类已经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去发现和建立某种可行的大范围民主制度。既然各种政治制度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和构想，今天这些民主制度的发明自然便同观念与理想的历史有关，并且只能在这历史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当然，民主制度中有许多组织——例如政党——的出现是出乎预料的。但是若不对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法律、正义、权利和代表这类字眼不断进行痛苦的思索，这样的组织也不可能出现。这些字眼（和其他许多字眼）的核心意义，主要是通过成功与失败，因此也是通过**集体的历史学习**才得以确立，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经验的运载者。作为经历了若干世纪的主流政治学说，它摒弃了那些不适当的成分，即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概念中那些没有经受住“检验”而易于导致“错误”，一经采用便会再次失败的含义（定义）。如果没有从亚里士多德到——譬如说吧——托克维尔一直进行着的、形成政治学词汇的这种试错探索，我们今天就会无家可归，也肯定看不到我们有能力建起的民主制度。

可见，民主的组织有赖于一个思想论说的主流所形成和甄选的那些观念和理想，这一主流始于古希腊，通过作为**经验提示者**的词（概念）而被有选择地代代相传。然而今天这一论说领域已陷入一片混乱。如我们所知，这首先要归咎于一种意义理论（约定论），它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知识的历史积累。如果意义归根结底是任意

序言

的，何必还要为过去的任意约定烦心？过去不过是通向未来之路上的障碍。其实不然。无视过去的经验，只会使过去的错误和可怕现象再次出现。为了前进，我们必须避免倒退。

倒退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干脆跌倒。最近许多有关民主的理论构想似乎在把民主视为理所当然，民主制度过去一直有而且仍然有失败的趋势。在古希腊，它们是短命的，而且从各方面说，是不适于生存的；它们在中世纪的社会胎体中很快便死掉了；即使在今天，尽管对民主一词有普遍的敬重，举行开幕式不久便被推翻的民主，或那些时断时续的民主，还是要多于长期稳定的民主的数量。拉丁美洲即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在20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民主制度都曾中断。新兴的非洲国家如果说有民主制度的话，也不过是些朝生暮死的民主。基于这些考虑，让我再问一次，我们能够容忍一个其言辞已不再传递经验的论说领域吗？我想不能。

本书虽分为各成一体两部分，但不应认为它们是截然两分的。很明显，历史的学习也出现在第一卷，而第二卷也论及事实同价值的紧张关系，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至于说它们的论辩任务，两卷并无不同。本书自始至终有着浓厚的论辩色彩。思想房间的清理工作不会是轻松而廉价的。需要一再重申的是，我从事民主理论的建设，首要的是把正确地联系在一起的正确论点吸收进来。如果某个前提不支持一项结论，如果采用了逻辑上的谬见，如果我们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我们肯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理论。我还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因此民主理论就要把有关民主应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应成为什么的各种交织在一起的一团乱麻解开，以免使预期的善变成出乎预料的恶。

一部分学者和友人协助我改进了手稿的若干内容。其中我要特别向芬纳(S. E. Finer)教授和我在史坦福大学的研究助理海贝

序言

尔(Alex Hybel)表示谢忱。我花了将近 10 年才完成本书,在我辛勤劳作的过程中,分别得到胡佛研究所、古根海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支持。作一名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是最令我愉快而满足的经历。古根海姆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带来的闲暇时间,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因此我对这些机构自然深怀感激之情。

目 录

第二版译者说明	(1)
译者说明	(1)
序 言	(1)

第一卷 当代的争论

1. 民主能确有所指吗?	(3)
1.1 民主混乱的时代	(3)
1.2 描述与规定	(7)
1.3 政治民主和其他民主	(9)
1.4 概 述	(13)
1.5 关于理论的附言	(16)
注 释	(19)
2. 词源学的民主	(23)
2.1 人民的含义	(23)
2.2 群众社会中的人民	(28)
2.3 人民的权力与对人民的权力	(31)
2.4 有限多数原则	(34)
2.5 林肯的公式	(37)
注 释	(39)

目 录

3. 政治现实主义的局限	(43)
3.1 何谓纯政治	(43)
3.2 战争式政治与和平的政治	(46)
3.3 克罗齐的事实与价值	(49)
3.4 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凯尔斯	(52)
3.5 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	(54)
3.6 理性主义民主与经验主义民主	(58)
注释	(62)
4. 至善论与乌托邦	(65)
4.1 对价值论的误解	(65)
4.2 对神话和乌托邦的再认识	(67)
4.3 自治与政治上不可能之事	(73)
4.4 理想的作用	(75)
4.5 最大化、相反的危险和相反的结局	(78)
4.6 革命的神话	(81)
4.7 理想与证据	(86)
注释	(92)
5. 被统治的民主与统治的民主	(97)
5.1 舆论与民意的统治	(97)
5.2 共识问题	(101)
5.3 舆论的形成	(104)
5.4 公众舆论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	(108)
5.5 选举式民主	(115)
5.6 参与式民主	(125)
5.7 公民表决式民主和知识	(129)
5.8 统治与不可统治	(135)
注释	(139)
6. 纵向民主	(147)
6.1 多数原则与少数统治	(147)
6.2 多数专制	(149)

目 录

6.3 选举、择优及择劣	(154)
6.4 少数与精英	(159)
6.5 少数统治:从莫斯卡到达尔	(162)
6.6 寡头统治的铁律	(166)
6.7 竞争式民主论	(170)
6.8 对反精英论再评价	(176)
6.9 对多头统治的规范性定义	(183)
注 释	(192)
7. 民主不是什么	(205)
7.1 对应词、反义词与强度问题	(205)
7.2 权威主义、权威与权力	(209)
7.3 总体国家、民主和绝对统治	(215)
7.4 极权主义	(218)
7.5 独裁和个人独裁	(229)
注 释	(234)
8. 决策民主论	(241)
8.1 政治决策的性质	(241)
8.2 外部风险与决策成本	(244)
8.3 决策结果和决策背景	(251)
8.4 选择强度和多数原则	(253)
8.5 委员会和全体一致	(256)
8.6 委员会、参与和民主分配	(261)
8.7 合作式民主	(267)
8.8 关于理想主义代价的附言	(270)
注 释	(278)

第二卷 古典问题

9. 什么是民主? 定义、证明和选择	(287)
9.1 定义是任意的吗	(287)